



走路的云

“我们住在离开大海大约10公里处。那天早上,大量海水突然猝不及防地涌进了屋子里,我还来不及发出惊喊,便发现自己竟已跟跑在澎湃的海水里了。当时,我怀里正抱着襁褓的么儿,长子手脚敏捷地把我从怀里接过去。强大的水势把我们冲出屋外,那儿有棵大树,我和儿子抓住树枝,死命往上爬,再从树梢攀上屋顶去。看着来势汹汹的滚滚波涛,我绝望地说:完了,我们完了!儿子说:妈妈,您不要怕!话刚说完,大树竟在强劲的冲击力里轰然倒下,我紧抱着树干,在水里上下浮沉……海啸过后,我侥幸地活了下来,可我从此再也见不到我亲爱的孩子了。直到今天,我还在找,找我那两个失踪了的儿子……”

## 海啸的反思

(新加坡) 允今

读着张贴于海啸照片纪念馆这则以英文手书的真实故事,我觉得有眼泪从心里流了出来。

海啸照片纪念馆位于斯里兰卡南部濒海城市加勒(Galle)一个名字唤作特瓦塔(Telwatta)的村庄里。

对于斯里兰卡人来说,2004年12月26日是个像“碎纸机”般的日子,把一切的快乐碾成了永难复原的碎片。

那天早晨,斯里兰卡东南部的海岸区一如既往,游客云集,突然,异象冒现:天上群鸟乱舞,地上猫狗乱窜,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海水突然好像受到了惊吓一样,不明所以地退退退,退、退、退,退到了离海岸线两三百米以外的地方,露出了光秃秃的海床,好像一个狰狞恐怖的大嘴巴,等着吞噬无辜的生灵。岸上的人啧啧称奇,然而,过了不久,居心叵测的海水突然夹着雷霆万钧之势卷土重来,既凶又狠,浪高数丈,力摧宇宙。顷刻之间,天翻地覆,船在陆上、舟在树上、车飞上天、屋成

瓦砾。人呢,像撒在海里不计其数的米粒,全被凄凄惶惶地卷得无影无踪。

这场浩劫造成斯里兰卡四万余生灵罹难,还有无可计数的失踪人口。它像一把乱挥乱舞的匕首,把幸存者的心砍得鲜血淋漓,留下永生无法痊愈的伤。

有个丹麦人Jacky,为了给历史留痕,2007年以一所被海啸破坏而重新修补的破落房子作为永久馆址,展出她通过各大渠道广泛搜集的上千帧新闻照片和多则感人的真实故事。一方面反映了海啸所带来的无休止破坏与黑暗,另一方面也展现了重新建设的力量和曙光。曾经历过上述海啸的卡玛尼(Kamani),是现任馆长。

尽管已事过境迁,可是,现年37岁的卡玛尼在向我忆述八年前这场浩劫时,犹有余悸。她说:“那天早上,我听到了犹如炸弹一样的巨响,两百米之外的印度洋发动了第一次侵袭,我看到海水漫了过来,我和家人发狂一样地跑,跑到两公里以外的那所庙宇,在那儿过夜。老实说,当时,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海啸,只认定是海水泛滥。隔天回返,才发现家园全毁。许多人,为了抢救屋内财物而没及时逃命,全都死在半小时后第二波毁灭性的侵袭里。”

我在纪念馆里慢慢地走着,细细地读着一则又一则配搭着照片的真实故事,突然,目光被一张放大的彩色照片攫住了。照片里的女人,泪流满脸地仰头嘶喊:“我不想活,可我却活了下来,得日日面对无穷无尽的痛苦。这是我应得的报应吗?如果是,那么,请告诉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痛苦,是她伤口上的一株仙人掌,那针刺的刺,已长到心上了。

海啸,到底是地球一声无奈的叹息,还是一个愤怒的咆哮?

长期以来,我们到底善待过这唯一的地球吗?

江南美,美在记忆中。出生于上海的嘉兴画院院长凌大纶,长期生活在杭嘉湖平原。他立志为江南水乡写真,“把过去的历史留在记忆深处。”

## 依然虹影卧秀水

恽甫铭

巴届花甲的凌大纶画了数十年江南古镇老屋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符号,将桥之苍劲、屋之沧桑、水之柔和、光之闪烁、气之氤氲……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把家乡的柔和灵秀之气,雅逸淡泊的诗意之美,难以言状的情愫,都渗透到了似梦似幻的画图中。“用工笔的手法来表现写意的效果。”凌大纶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

把江南水乡的情调、印象和真切感受表达出来。他避免空洞的张狂样式,采用灰白的调子,来表现内心的些许惆怅。他接受现代艺术的理念和表现元素,整体框架是虚构的,各部分的组织结合是自由的,细节的刻画入微,让人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确实存在。

为了强化现代审美的形式,凌大纶削弱了线条而着重墨韵的渲染,看似随意的水墨流动和渗化,恰到好处地营造了水乡特有的晨雾暮霭和烟雨雨露,一切似乎都是湿漉漉的。画面中心部分是刻画细腻的砖雕门楼,或是跨水而建的阁道石桥,或是枕水人家的一角,然后逐渐向四边铺陈,用淡化的手法表现若隐若现、重重叠叠的砖拱门洞、古桥石阶、美人靠、过街楼和层层

## 读张之江先生《一辈子的记者》有感

秦史献

- 春日牡丹秋菊白,① 闲花野草铁梅红。② 绕梁音啾听至韵,立掌舞旋看临风。粉墨优伶悲喜异,拍歌宾客古今同。
- ①从寒鹤留饮啄,③ 寂寞如何说玄宗。④
- ①②:张先生文中喻梅、程、荀、尚四京剧大师为“春日牡丹”“霜天白菊”“闲花野草”及“铁骨红梅”。
- ③:张先生书扉页“寒松纵老风标在,野鹤虽饥啄啄闲。”读之甚得。
- ④:玄宗:唐玄宗传为百戏宗。昔时演京昆戏者皆奉其为戏神。

每到异地,除却浏览美景,留意美食也是兴之所致的美事。这次到了葡萄牙,就想尝尝闻名的葡国点心——蛋挞,套用一句俗透了的导游用语:不吃蛋挞如同没到过葡萄牙。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交通便利,单就地铁而言,4条线基本通达全市各处,乘坐前要先买一张0.5欧(约合人民币4元多)的纸质充值卡,然后再充值0.9欧便可,只要不出站随你换乘,乘完后可退充值卡,不退的话,下次再乘只要充值便行。

于是公干完毕,一看还有时间,况且葡萄牙实行夏时制,白天时间相对的长,即便是晚上七八点也如下午四五点,天空蓝得透明。在向导的引领下,

顺利来到毗邻热罗尼莫斯修道院大街上的饼店,抬头看见店前遮阳帘上的蓝底白字,告诉人们其始创于1873年,距今有着138年的历史,这就是葡国蛋挞的最早发源地了,按国内的说法叫做“老字号”,如今已成为旅游热点。

这是一间门面不太大的饼店,有点像上海老城厢曾经的小点心店,乍看有点陈旧的门楣留着几盆沧桑感,橱窗陈列着用竹篮盛装的各式点心,其中蛋挞显眼却不张扬地展示着风采;店堂门厅内,呈“L”形的柜台整齐排放着各种点心,不时闻到奶油的香;里面几间堂吃摆放着大小方圆长短不一的桌子,人还真是不

少,估计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几乎坐满了所有的桌子,蜡烛灯火幽幽的,声音也是轻轻的,不见喧哗,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美食上桌。

我们就不赶“闹猛”了,采用

## 葡国蛋挞

王治德

“立式”堂吃,径直在柜台前要了蛋挞,一欧一个,拣个空档,享用起来,看着如同花边碗一般的外形、表面泛着烘烤过后略带焦黑的金黄色的蛋挞,拿在手里微微的烫又感受着淡淡的香,小咬一口酥软而略脆,甜而不腻满嘴余香,感觉爽滑顺

畅,真是嚼它千遍也不厌倦。只是不能带回国内,否则可以与家人、朋友分而品之。据老食客说,虽时光荏苒,蛋挞弥坚,几代传人,绝不乏味。佩服!

时隔几天,在葡国最老的城市波尔图用早餐时,竟然一眼望见也有令我意犹未尽的蛋挞,立马理所当然地拿些放入碟中,慢慢品尝,觉得与那家“老字号”的相差无几,味道也是那么的醇厚,吃口还是那么的酥香,顿然感到葡国的蛋挞一般样!

这不能不让我产生了对我们国内“老字号”的联想,稍有点年岁的人,必会觉得时下

## 《为了孩子》三十而立

孙毅

见面会的茶杯都要向其他部门借。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国的教育更倾向苏联。因此,在创刊号筹备时我们找了当时还在大学学习懂俄文的中文系学生任雪蕊(后担任《为了孩子》编辑、主编,现为《为了孩子》首席编辑)帮忙翻译俄文的妇女刊物和少年儿童读物的题目、栏目名称,以方便编辑部研究刊物需要设定哪些适合中国国情的内容和栏目。

要办一本杂志,就要有一个名字。首任总编提出就叫“为了孩子”,非常响亮,结果发现这个名字颇具人气。曾经刊物想要改刊名,登报向广大读者征集杂志名称,收到了近2000多份来信选票,其中

占最大比例的,仍然是“为了孩子”这个叫得响亮又深入人心的名字。

“为了孩子”这四个字非常难写,因为四个字的左偏旁都像“了”字。我个人喜欢书法和国画,所以我考虑找有创新的年轻人写比较好,于是就找了当时还年轻的书法家周慧珺。我去周慧珺(后来曾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家的三层阁楼,她写了几十个“为了孩子”,最后从中仔细挑了一幅。这个题目一直沿用至今。

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为了孩子》新一代的编辑同志们不要忘旧,要感谢周慧珺同志。

对编辑能力的培养,我有自己的一套思路:编辑一定要从采编通的基本功开始,一、先从校对开始做起,做通联(处理读者来信);二、下印刷厂,以前都是跟师傅一起排铅字,画样改版,印刷厂的条件异常艰苦,大热天尤其辛苦;最后才是约稿、组稿、改稿、编辑。

而杂志的编辑工作要抓“天、地、人”。天,指的是四季变化,四季变幻对孩子的影响;地,时事,指世界的形势变化,科学教育变化,党团的教育重点,社会发展问题等等;人,是指感情与理性的变化。

因此,在贴近生活,紧

搭社会脉搏上,《为了孩子》的前辈编辑们总是能在第一时间掌握一手资料,快速抓住社会热点,向广大读者提供第一手的内容。当时,上海有个小学女学生被父母打屁股打死了。有人认为,是家长重男轻女的关系。可是通过我们记者沈珏的走访了解,平时父母对孩子很好,让她吃好的,穿好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便派出记者到看守所去采访,因为妈妈当时已经被拘留。原来,父母在信奉的棍棒教育理念下,认为打屁股打不坏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他们怕把手打坏不能写字,所以把孩子的手绑起来打。他们其实还是很爱孩子的,但是搬运工的爸爸打起人下手很重。后来,居委会的人发现了让他们送医院,经过医生诊断,淤血严重会产生毒素,导致休克,使孩子死亡。死因最后是由法院鉴定的,因此我们还请法医写了一篇科学判案的文章对读者进行医学知识的普及,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读者来信肯定这篇文章。

我1986年离休了,复旦大学谢希德校长向妇联介绍孙小琪做我的接班人,孙小琪与我有缘,因为我的独养女儿也名叫孙小琪,一点都不差,等于我有一双女儿了,孙小琪苦心经办了多年。如今,《为了孩子》到了三十而立之年,孙小琪也退休了,而我已经90岁了。



一湖烟雨自楼台 (中国画) 凌大纶



手头有一张祖父中年时的相片,光头、留着浓密的八字须,煞是威严,但眉目之间则透着慈祥。父辈们说他是个懦弱的人,但我印象中的祖父却也不乏幽默感,有时也颇坚强。

他生于1891年,有一次他笑嘻嘻地对我说:“不好意思,算起来主席还没有我大。”言语之间透着一股与他年龄不相符的顽皮,我赞赏他的幽默和大胆,此话不是一般人敢直说的,尤其是那个时代。又有一次他忽然脱口而出,说祖母比慈禧太后还美。祖母笑言道:我这么个老太婆怎可和皇太后相比。此事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清帝逊位还只是四十年前的事,二位前清子民才会开这样的玩笑。

## 祖父

董森林

祖父本人在“文革”中倒是未受冲击,但因1959年祖母的去世对他打击很大,旧病复发,经治疗后很快痊愈。但随之而来的三年饥饿生活让身材高大的祖父一下子瘦了。祖父虽然生性懦弱,平时有些木讷,但他在病中却表现出非凡的坚强。到了

1969年夏,他的病已是晚期,不能进食,连牛奶等流质也须含在嘴里,慢慢地咽下去。但即使这样他白天始终坐在藤椅上。

临终那天上午,家中只有我和他。他忽然伸手让我看手背发肿,我急电父亲从厂里回来,赶紧去附近医院请来大夫。大夫称还是送中心医院。此时父亲刚到家,等救护车来了,祖父说要上厕所,我携扶着他上了厕所。然后他自己走向担架,躺了下去。车还未到医院,途中祖父就走了。

祖父晚年唯一的快乐就是观赏金发碧眼、漂亮可爱却又从未谋面的外籍孙女的相片。

## 十日谈

萍踪散记 滋味?

中国孩子到美国游学,“游”出了什么滋味?